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九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剝 剩 養 蒙 文 文 稿 集 語 集

元	明	元	戴表元撰
元	周	儀輯編	一
元	艾性夫撰	三九七	
元	張伯淳撰	四二九	
元	陸文圭撰	五二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刻源文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刻源文集卷一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四元

刻源集

臣等謹案刻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表元

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

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

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

薦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集

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

著刻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

凡二十八卷其板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

周儀得其舊目廣為蒐輯釐為三十卷表元

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

刻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

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

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爾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詳校官中書臣閩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而詞骯散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已任其

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為神奇間

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

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

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

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

不已者惟刻源集先生為然云云於元人之

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

也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集
提要

二

卷四

記

卷五

記

卷六

卷六

記

卷七

序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刻源文集目錄

別集類四 元

卷一

記

卷二

記

卷三

記

卷四

記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提要

三

卷八

序

卷九

序

卷十

序

卷十一

序

欽定四庫全書

割源文集

卷十二

序

卷十三

序

卷十四

序

卷十五

墓誌

卷十六

墓誌

卷十七

墓碣

卷十八

題

欽定四庫全書

割源文集

卷十九

題

欽定四庫全書

割源文集

卷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卷二十一

賦

卷二十二

史論

卷二十三

雜著

祭文

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刺源文集

書啓

疏

傳

劄子

說

諭

講義

卷二十六

講義

卷二十七

古詩五言

排律

卷二十八
古詩七言

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刺源文集

律詩五言

律詩七言

卷三十

律詩七言

絕句五言

雜體附

絕句七言

卷二十五

剡源文集原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郢徧求之。郢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借以為體，偶儼以為奇，覩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櫛括聲律，孳孽為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標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乏一人障其狂瀾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卒。

欽定四庫全書

剡源文集
序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剡源文集
序

二

終於家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者，來為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詞為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惟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

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為已久神
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
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
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剏源文集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
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鄉又再傳而徙
剏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
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
守六經諭即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
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
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
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
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廸功
郎昇學教授癸酉冬起昇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
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
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鄰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
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燬劫之餘衣食殆絕乃始專意
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
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

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
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
以治養具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
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忘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
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欽定四庫全書

剡源文集

五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諭於同知

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

詩之說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為之

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
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
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
鳬鷺既醉周至於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
如父母以懷之懷之不已則詠歌之詠歌之不已則相
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
之道也然獨至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之燕
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

欽定四庫全書

剡源文集卷五

元

戴表元 撰

仁壽殿記

代阮侯

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

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

臣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

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皇元繼宋御

宇奄有諸夏橐弓偃鉞而天下戢其威蠲征緩獄而天

下頌其平惟茲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

陛故詔書每下斤鹵之氓巖穴之叟投縉植耒驩喜出

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

於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為

附屬迨麟翁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

出之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於諸侯

之所稱說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寸符尺箋而

斯宮鼎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麟翁安敢不發揚而褒

侈之乎若夫作為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

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麟翁願竊

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為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

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斂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益衰上下

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為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

明禮樂吾奉化猶為縣也廟學棟宇幾為兵廢襄貢丁

公濟來為尹興之縣既升為州相距不十年而垣藩不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二

卷一

三

修衛防曠空荆蕪被之蹊隧生焉某郡王公某來為守

悒然歎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

哉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於是

增繪象施蔽帷鼓篋之堂嵩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

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闕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憇有適

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

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燕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

著公之惠余自齟齬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

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闕歲時燕毛序坐談古
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亥穉輩立聽不倦歸
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
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格慈愛教督如子弟
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
與前所稱古俗殊為未遠顧寧然眉顏亦復蒼皓猶幸
及身為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咏歌德化之成良
可自慶因為摭實紀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卷一

四

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

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
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為程門高弟間關
載道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
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詣門
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興文郡國有

名賢者許即祠建塾徵朱文公以蒞仕嚴戴處士王右
軍以隱居皆自教典有如肅公生依死藏於越乃祠而
不墊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籌度不果就惟
公圖公聞之興曰豈不在我即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
請先是議易地於龍瑞宮之傍以為址黃冠師世業也
不便曹南公與郡侯鴻和爾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
北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肅公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卷一

五

之墓岡溪紫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跡秦皇酒甕射的玉
笥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
士林發藻洎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
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
乃以大德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
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藏修之廬庖湧之舍凡
為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無所有而新治銅陶土劙竹
木製之者為事九十四通墊之址及田土之隸於墊者

為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

知所出塾成扁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

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

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於其

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

以為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於鄰肅公之

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於社謂之當為儒祖苟立學而

求其故謂之當為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卷一

六

久而無人為之有為之矣而不能成迨至於今始值曹
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廉勁知大體郡侯通
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慈愛官師偕孚
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
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為北岳右丞公謀
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為越人喜也
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為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
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

月望日前進士刻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創
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
材宰相相與竭力鼓動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
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於天下膾炙於縉紳
韋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燬及之悉化而為萬葉
燼礲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卷一

七

明陳君天益始披綏綬來為山長於是事屬平定前蒞
是官者薄其地迂廩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
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饔糧祭器若其他供養居
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即易瓦補塞修甓
室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闕翼廟廉秩豆邉諸
事既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覈耗
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
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

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歎詫以為不圖荒涼契闊矣而復有歌舞雩觀饗相之圃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後重未就大德元年

冬十二月廉副使貝降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

之有緒而欲雄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翟侯翟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寶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

欽定四庫全書

劉源文集
卷一

處視秦漢郡縣鄉遂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序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令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於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於上將見人人閑散黨正不暇書家家

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亟於寰區王風盪乎無垠而美化為之兆矣遂相率龔石聘文願著興作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為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為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闕地最勝洪內翰所為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寶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鶯湖

欽定四庫全書

劉源文集
卷一

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為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蕪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為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侯雷初至遂始竟堂寢齋廉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為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稼軒而棟宇頽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霽至展謁見之

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
理初書院之為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瓦鋪綴不
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
朋之序休客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
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牆甃文逕余嘗以暇過趙
君岡巒迴環榆柳掩鬱長湖寶帶橫其前重闌華表翼
其後心甚羨之間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
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柏千株今增之成
欽定四庫全書

劉源文集

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
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湖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
曰是舊鑿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
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為營卒所侵吾
請於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土役多
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
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幾何曰吾所欲就何
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

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
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
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於事未係
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
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為乎
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
彌不可及謹為摭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來者

銀峯義塾記

劉源文集

欽定四庫全書

銀峯義塾者饒德興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峯饒之勝
處余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為遊觀憩
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
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於鄉嘗求聚遠樓詩
於蘇學士文忠公忠襄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
相忠定題其居之歲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
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為通儒名大夫是為思
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

晴以眺靈山諸峯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盪鷗
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
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於事未係
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
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為乎
若趙君以一癯儒領空塾能成賢守意興重役其才志
彌不可及謹為摭實登載本末於石以勸來者

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於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於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妙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軌性復高爽不動於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墜思齊基構是懼而銀峰之塾興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橐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於文夫則不止於是按塾之名

欽定四庫全書

刻源文集
卷一

十三

起於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為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為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於門側之室為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於饒為多士丈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於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策琴瑟興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撰之祝習之以笙匏俎豆使德間

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為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刻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博之士彈冠束帶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遠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為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歲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刻源戴表元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為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靜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蕞然在諸豪貴間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喜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棗繡戶文軒暢轂絃歌鍾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為承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為荒蕪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蠻野兔之往来吊勞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

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逾人雖為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歎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歲余遇衛君用於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不得為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曾大父以來世世知讀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為人今驅馳北南髮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為近朴欲以其地為祠壘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

欽定四庫全書

劉源文集
卷一

十四

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庶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戲茲非司馬公之遺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清勤謹恪知體用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嵩少而來言獨樂之役將見堂廬告成深衣釋菜重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興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舊觀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為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為縣時官治常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愜縣志以為賢寧史侯彌翬之所規構有正堂琴堂蘭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為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倥偬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樽浮費乘餘力創後堂四十楹然後會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憇且復置元幕於賓營左挺公廩於吏舍右戒石之隙蔭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麗譙至於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絕為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耄僕士庶來游來觀驚嗟歎惜誇未嘗有侯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總衆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為吾州求無慙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懼不饜不懼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宛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為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

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於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體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盍斲石為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為千載之計可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試訛就祿州縣間視簿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為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欽定四庫全書

劉源文集
卷一

十六

相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

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

凡始調於吏部率願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

於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為

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古

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

才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崛然

取天子科第為當塗戶曹之次益以餘力大治其學六

年而後至官至則庶聲飈馳讞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驚其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繙讀書傳其說以為世之言儒者必擴吏習吏者必違儒將融偏揉異以適於世用是既蛻去州縣之拘勞而復無

樂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已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垂去以故事當題名而舊石久已溢顧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為續立石而遣使徵

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於欽定四庫全書

劉源文集
卷一

十七

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賴於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宦學於斯者皆能內不慚於心外不慚於政上不慚於君下不慚於民近不慚於朋友遠不慚於簡書雖微此石千載而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

蓋自授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